

一得斋漫笔



人民中国出版社

一得斋漫笔

姜 凌 著

(京)新登字133号

I 26 / .1 / 10¹ ✓ 一得斋漫笔

姜 凌 著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车公庄大街3号)

北京市通县永乐印刷厂印刷

32开 14.375印张 300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印 数：2100册

ISBN7-80065-213-0/G·012

定价：8.50元

序

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本书中的近百篇文章，大抵都是笔者在学习、研究、写作中千虑一得的产物。每篇文章长不过二、三千字，古今中外、治学为人、科学艺术、品评创作、形象思辨、奇谈异论等等，凡思绪所致，尽皆有所关涉；既有关涉，即想深入究里，非揭出底里，绝不轻易中辍。所思既海阔天空、寻根究底，又欲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文笔也就力求涉笔成趣，清新自然，漫无止泊，行其所行，止其所止，活泼散谈，飞云流水，绝不假作高深，晦理涩词，以臻于融学术、理论、思想、审美、趣味于一炉的至高境界。凡此，都使本书或者能与各类读者不无裨益。又因为篇幅不长，各自独立，纵有关联，也仅环扣相依，不妨随意开合，随拾随辍，读起来极为自由方便，读者即便于乘车候客、茶余饭后、舒心闲适之时偶一开卷，庶几亦可开心解颐，增识广见，深厚学思，陶冶情操，澡雪精神。

但语又云：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从来胸中之竹，不比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又不比胸中之竹。语又云：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上面所言，或者难免过甚其词之处。究竟如何，笔者岂敢自专，还请读者自家品味。倘有人果读本书，且有收获，谓我所言大致不差，则笔者自将欣喜兴慰之至了！

是为序。

笔者一九九三年三月

识于京华一得斋

目 录

序	(1)
面对荧屏的思考	(1)
当仁不让 审慎向前	(4)
启示和教训	(9)
做一个真正的弄潮儿	(13)
三种不同的态度	(18)
境界片谈	(22)
轰动效应乱弹	(26)
“序”的随想	(31)
提出问题，也是贡献	(36)
不要自己折断自己的翅膀	(42)
千秋功过漫品量	(48)
“述而不作”的一点透视	(52)
逆反心理是一种补偿	(56)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60)
学者的气节	(64)
分歧与友谊	(69)
宽容和合作	(73)
历史的镜子	(77)

到处逢人说项斯	(81)
端正文坛一代新风	(86)
胡琴能实现自我价值吗?	(89)
成名容易成功难	(94)
求人不如求己	(98)
支持 鼓励 帮助	(104)
稿酬的启迪	(108)
恩恩怨怨如何了?	(111)
休谟提出的任务	(116)
一个值得珍视的思想	(121)
一个口号的是与非	(128)
大醇小疵, 何必求全?	(132)
入境随俗与反经行权	(137)
应当重视认同研究	(142)
批评的时差	(148)
何妨做一些翻案文章	(154)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159)
沧海桑田话炎凉	(164)
《迷人的海》和《老人与海》	(170)
批评的诉讼	(174)
创作的诉讼	(180)
官本位与艺术	(184)
袁枚的道理	(189)
金钱的位置	(194)
没有创作自由, 就没有文艺的繁荣发展	(199)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吗？	(203)
艺术家能提出新的思想吗？	(210)
轰动效应说文学	(215)
福克纳的“基地”	(220)
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	(224)
规矩方圆的辩证法	(228)
按图索骥，要得吗？	(232)
切莫“筑室道谋”	(237)
影子与人是分不开的	(243)
刑律、道德审判及其它	(249)
诗“殆穷者而后工”一辨	(255)
感情的误置	(259)
创作偶然性一题	(265)
创作偶然性二题	(270)
不能忘了前人	(275)
麦克斯韦和现代主义绘画	(280)
不要冷落了英雄	(287)
追寻失落的“实录”传统	(292)
酒神 酒 艺术	(297)
“开塞之所由也”管窥	(303)
直觉琐谈	(309)
飞火流星 失之难再	(315)
上穷碧落下黄泉，只为从来作诗苦	(320)
《玄妙的杰作》的根据	(325)
“丑小鸭”的悲哀	(330)

蝉的神话与现实	(335)
掘井的讲究	(341)
挚爱 执著 全面 独到	(345)
滚马 显微镜 盗马 化竹	(350)
杂家的好处	(356)
努力做一个社会科学家与思想家	(361)
思索的功夫	(367)
从小事做起	(373)
传统的选择	(379)
筛掉沙子 留下黄金	(385)
寻找最适当的字眼	(391)
对自己也要“审曲面势”	(396)
从马克思没有成为诗人说起	(401)
《恶之花》的坎坷说明了什么	(404)
对黑格尔的一点诘难	(409)
要有一个正常心态	(414)
误会纠缠何时了	(420)
文网偶记	(426)
文究竟如不如其人?	(430)
“磨坊”美不美?	(435)
审美趣谈二则	(439)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443)
照相中的差异	(448)
后 记	(453)

面对荧屏的思考

一场特殊的“美的知识竞赛”考试，正在周末电视屏幕上举行。它们是由上海团市委等五个单位联合主办，由上海电视台录制的。主试者是由音乐教授、画家、舞蹈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被试者是经淘汰后取得复试权的松江学校、缝纫机公司、工具设备公司、戏剧学院等四个队。显然，这里只有戏剧学院队是以文艺为自己专业的。考试的内容与形式都别开生面。主试者或直接提问，或通过图片、录像、录音、现场表演，显示音乐、戏曲、绘画、舞蹈等方面的内容，要求被试者回答有关问题。形式则有共答、抢答和强答诸种，异常生动活泼。主试者所提问题，涉及古今中外，不仅面相当宽，往往令人顾此失彼，不着边际，而且很多还有相当深度，不限于一般艺术鉴赏的范围。其困难程度，不要说一般非专业工作者，就是非本行当的专业工作者，通常怕也只能望洋兴叹！但所有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为参加复试的几个队，尤其是非专业队，很快作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如一个抢答题是，由一段意大利演埃古的名演员、因其成功而遭杀害的故事，及评价截然相反的两块墓碑——世界

上最好的演员、世界上最坏的演员，引出关于戏剧表演体系的问题。松江学校队立即作出正确的回答：赞扬者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反对者是布莱希特的表现派。此外，如根据片断舞姿关于傣族、藏族、汉族舞蹈的正确判断，根据片断录像关于圣桑的《天鹅之死》、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的判断，根据图片关于林风眠小鸟、徐悲鸿牧童及奔马的判断，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赛结果更是出人意料，非专业的工具设备公司以九十分的高分独占鳌头。

本来是为消遣坐到屏幕前的，而此刻，我却禁不住汗流浹背了！尽管我是一个以文艺、美学理论为专业的专业工作者，主考们提出的那些问题我至多或者只能回答百分之五十，也许勉强只能得个五十分吧！而非专业的工具设备公司，竟然能以九十分的高标夺魁！我感到羞愧。由这反省我又陷入了沉思。面对这场特殊考试的，当然不应该仅仅是出现在屏幕上的几个队，所有屏幕前或不在屏幕前的观众，尤其是那些以文艺为职业的同志，难道不都应该自觉、主动地来应试吗？如果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来勇敢地接受这场考试，其结果将会如何呢？恐怕有不少人将会和我一样难堪吧？戏剧学院的落榜，不就是一个明证吗？这里，我又想起了新近认识的一些青年朋友们。他们无论对于相对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是对于语义学、逻辑实证主义，对于玛亚文化、金字塔风化，对于波普艺术、奥普艺术等等，所知都颇丰富，而我则往往只能无言以对。这恐怕也同样并非只是我个人的贫乏吧？如果说“美的知识竞赛”所表现的群众知识结构的丰富，还只是同一结构（文化素养）内部的复杂层次，那么，后面这些青年朋友们知识的广博，则是结构本身的丰富与复杂化了。它难道不说明了，随着“四化”的跃进步伐，随着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

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知识结构，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相比之下，我们这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已经远远地落在人民群众之后了吗？

要真实地反映与表现社会生活及人民群众日新月异的面貌，正确、及时地反映与表现社会与人民群众的希望与追求，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老是落在人民群众之后显然是不行的。十八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菲尔丁，即曾虔诚地吁求：“……学问。没有你的帮助，天才是产生不了纯粹而正确的东西的。请你也来指导我的文笔吧。”^①我们这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们目前的知识构成状况，更加强了这种要求的紧迫性！开拓知识领域，深化知识内涵，更新知识结构，实在是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努力奋进啊！

① 参见《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1期，219—220页。

当仁不让 审慎向前

由于世界的统一性，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有着天然的有机联系。因此，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规律，常常可以而且应该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有所启迪，有所促进。自古以来，那些敏锐的、独具慧眼的伟大思想家、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总是根据需要与可能，自觉地从自然科学的宝库中寻求武器，将它的最新成就、对自然的普遍规律的最新发现，用之于自己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思考，从而促进、推动了自己在这些领域内的探索。有时，由此确实会实现一些惊人的突破与发现；即便有所失误，它们至少也在某一方面丰富了人类思想史，为今后的哲学、社会科学探索提供宝贵的借鉴和经验，同样会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类思想财富。

公元前580—500年前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大概可以算是这种尝试的最早、最明显的例子了。他们从数学出发，在数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数为万物基源的神秘主义哲学。尽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唯心主义神秘哲学是根本错误的，但谁能根本否认它在人类漫长的思想发展史上的积极意义呢？尤其是，谁又能根

本否认它的哲学由此所包含的某些辩证因素呢？再看，十七世纪力学的发展，又怎样影响了笛卡尔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启蒙学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观点的创立和发展！尽管对于力学的简单搬用，使那时的哲学、社会科学观点都带上了明显的形而上学、机械论的局限性，但谁又能否认，正是力学的这种广泛引用，对于巩固唯物主义哲学、促进一般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呢！

由于社会、人类思维、自然科学自身等发展的局限性，迄至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类将自然科学的发现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探索的成就，是相当有限的，它总带有这样那样的局限。只有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格恩斯成功地将自然科学中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才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真正辩证地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成果，创造了运用自然科学发现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典范，使哲学、社会科学第一次成为真正象自然科学一样准确、可靠的科学，实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变革。尽管不能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哲学、社会科学变革，仅仅是运用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结果，它同时也基于他们对整个物质世界、历史与社会生活、人类思维等的观察、思考、分析、研究之上，但无庸置疑，吸取与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在这里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谈到新时代哲学的根本变改时，不就首先强调了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对哲学发展的重大影响吗？

我们看到，无论人类思想发展史，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史，都给了我们一个极其宝贵的启示：要想获得哲学、社会科学的发现与突破，可以而且必须借鉴、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

就，拒绝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去孤立地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探索，只能事倍功半，有时或者甚至劳而无功。毫无疑问，在现代，要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说，当然也必须走同样的道路，根据可能，充分重视、吸取并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拒绝这一点，显然是愚蠢、不明智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无疑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成功运用自然科学新成果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成功的榜样了。尤其是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他是多么深刻、多么精辟地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其中有着怎样令人折服的逻辑力量啊！列宁之后到现在，自然科学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着。即以物理学而论，以爱因斯坦、波尔等为代表所开创的新物理学，就结束了物理学的“史前”期，而开始了它的“文明”期，其变革与突破的性质，可以比之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说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的关系。其它领域的自然科学的崭新成就，往往也具有同样的进程。但说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尤其是我们国内，对于如何吸收与借鉴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问题，是关注不够的，其成绩自然也就相当有限了。这不能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大损失。相反，我们看到，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倒是为各种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学派所广泛吸收，并得到了这样那样的运用——有时是极端歪曲的利用。这个事实，当然是发人深省的！

令人高兴的是，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我国，已有越来越多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有识之士，深刻地认识了人类思想发展的宝贵经验与当前任务的紧迫，把眼光转向现代自然科学的崭新发展，并把

他们所获得的新知识、新经验，诸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等，广泛用之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举凡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美学、文学等许多不同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无不都有了类似的种种思考与探索。这已经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了。只要假以时日，允许失误与校正，相信这种符合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宝贵经验，符合科学自身发展历程的可贵探索，至终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成果，为真正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新的历史潮头面前指手划脚是不明智的，而要压抑与排斥这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则更是愚蠢的了。但为了促进这种新的历史趋势的健康发展，避免不必要的曲折，纠正荒谬与错误，就此展开充分说理的民主争鸣却是完全可以，也是完全必要的。要知道，自然科学作为一个独特的领域，毕竟有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内涵。此外，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尤其是在近、现代人类发展史上，随着阶级对立的加剧，对同一个自然科学的发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究竟如何应用，往往会出现极其尖锐的分歧，产生极端不同的结论，谬误与真理的分野也更为明确、更为严酷了。同是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它的积极因素，发展了辩证法与对社会历史给予辩证把握的阶级斗争学说、历史唯物主义，而达尔文社会学派与马尔萨斯分子却用它构造了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错误学说。同样，面对二十世纪初的自然科学成就，马赫主义者、阿芬那留斯、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得出了推翻或篡改唯物主义的结论，而列宁却正是运用它们最出色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与真理性，成功地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于哲学、

社会科学探索，首先就有一个如何把握与如何运用的问题。就是说，既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要注意保持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纯洁性，把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是不能不成为每一个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同志所须臾不可忘却的事情的。在这里，波格丹诺夫与卢那察尔斯基的教训，尤为值得警惕。他们不是在对客观世界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与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而只是满足于生拉硬扯地搬用“生物学术语和唯能论术语”等，结果自然要堕入唯心主义的深渊之中。当卢那察尔斯基们以“也许我们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为理由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时，列宁相当严厉地批评他们因为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以致自动投入了唯心主义的怀抱。列宁写道：“其实，不是你们在探索，而是别人在探索你们，不幸的地方就在这里！”^①列宁的教导对于我们所有有志于真正“探索”的人，是无比珍贵的！

勇敢承担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积极、正确、辩证地吸收并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理直气壮，当仁不让；同时，又注意前进中的失误，避免陷入唯心主义、伪科学的泥潭之中，审慎向前，这些恐怕是我们每一个有志于探索、有志于未来的人所唯一应该做的。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350页。

启示和教训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继承、发展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化财富紧密相关，自然，它也和批判地改造、汲取资产阶级所创造的那些精神文化的合理因素不无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从不拒绝辩证地批判、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创造的那些思想理论体系，从中汲取合理的内核。至少，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就其前提而言，就是直接批判、改造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结果。

列宁是在更为复杂、尖锐的国际与国内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由于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及其学术理论等的性质，也非往日可比。因此，一般说来，列宁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批判态度。但即便是列宁，也依旧没有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他同样始终如一地跟踪着它的变化发展，注意从中汲取有益的成份。他曾明确地写道：“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指那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学者们——笔者）所获得的成